

慈禧纪实丛书

徐彻 王树卿◎主编

慈禧太后经历的晚清社会

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近代史



慈禧外纪

三

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
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

【英】濮兰德等◎著

她是一个嗜权如命，不是皇帝权赛皇帝的无冕女皇；她是一个一生将三个男人推上皇位登基称帝的女人；她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，把中国推向水深火热的铁腕女人。她就是清官太后慈禧。

辽海出版社

◇ 慈禧纪实丛书 ◇

徐 彻 王树卿 主编

慈禧外纪

[英] 濮兰德 等著



辽海出版社



第二十二章

慈禧悔过

拳党首领，既或杀或充发远方，列强之怒亦平。太后默察时势，知此后施政之方，不能泥守前法，必须调和而改革之。乃降上谕如下：

谕本年夏间拳匪衅起，凭恃城社。挟制朝廷，当时所颁谕旨，首祸诸人竟于事机纷扰之际。乘间矫擅，非出朝廷之意，所有不得已之苦衷。微言宣示。中外臣民。谅能默喻，现已将首祸诸人分别严惩，著内阁将5月24日以后7月20日以前谕旨。汇呈听候查明，将矫擅妄传各谕旨提出消除。以重纶音而昭信史，此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也，同日又下一谕。以帝名出之，述庚子年朝廷之情形。及已与皇帝蒙尘之苦况，认己之过，言此后当痛惩旧习，此谕极为重要。



谕曰：“本年夏间拳匪构乱，开衅友邦。朕奉慈驾西巡，京师云扰。迭命庆亲王奕劻、大学士李鸿章。作为全权大臣。与各国议和，既有悔祸之机，宜颁自责之诏。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。不能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，此次拳教之祸，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。激成大变。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，而乱民悍族。迫人于无可如何，既苦禁谕之俱穷。复愤存亡之莫保，迨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。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，以上谢九庙之灵，乃当哀痛昏瞢之际。经王大臣等数人勉强扶掖而出。于枪林炮雨中。仓皇西狩，是慈躬惊险，宗社阽危。闾阖成墟、衣冠填壑，莫非拳匪所致。朝廷其尚庇护耶？夫拳匪之乱。与信拳匪者之作乱。均非无因而起，各国在中国传教。由来已久。民教争讼。地方官时有所偏，畏事者袒教虐民，沽名者庇民伤教，官无持平办法，民教之怨。愈结愈深，拳匪乘机。浸成大衅，由平日办理不善。以致一朝猝发。不可遏抑，是则地方官之咎也，涿涿拳匪，既焚堂毁路。急派直隶练军弹压，乃练军所至，漫无纪律、戕虐良民，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。不扰乡里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，匪势由此大炽，匪党亦愈聚愈多，



此则将领之咎也，该匪妖言邪说、煽诱愚人，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、或迂谬无知。平时嫉外洋之强。而不知自量，惑于妖妄，诧为神奇，于是各邸习拳矣，各街市习拳矣，甚或资拳以粮、或赠拳以械，三数人倡之于上、千万人和之于下，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，解散胁从之议。特命刚毅前往谕禁。乃竟不能解散，而数万乱民。胆敢红巾露刃。充斥都城、焚掠教堂、围攻使馆，我皇太后垂帘训政将四十年，朕躬仰承慈诲，夙昔睦邻保教。何等怀柔，而况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。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！当此之时。首祸诸人叫嚣隳突，匪党纷扰、患在肘腋，朕奉慈圣既有法不及众之忧，浸成尾大不掉之势，兴言及此。流涕何追，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，然当使馆被围之际。屡次谕令总理衙门大臣。前往禁止攻击，并至各馆会晤慰问，乃因枪炮互施，竟至无人敢往，纷纭扰攘。莫可究诘。设使火轰水灌。岂能一律保全，所以不致竟成巨祸者，实由朝廷极力维持。是以酒果冰瓜。联翩致送，无非朕躬仰体慈怀，惟我与国应识此衷。今兹议约。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，念列邦之见谅，疾愚蒙之无知，事后追思。惭愤交集，惟各国既定和局，



自不致强人所难。著奕劻李鸿章于订立约章时。婉商力辩，持以理而感以情，各大国信义为重，当视我力之所能及。以期其议之必可行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。当京师扰乱之时，曾谕令各疆臣固守封圻。不令同时开衅，东南所以明订约章。极力保护者，悉由遵奉谕旨，不欲失和之意，故列邦商务得以保全，而东南疆臣亦藉以自固，惟各省平时。无不以自强为辞，究之临时张皇。一无可恃，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，但执一偏之辞。责难君父，试思乘舆出走，风鹤惊心，昌平宣化间。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、豆粥难求、困苦饥寒、不如氓庶，不知为人臣者，亦尝念及忧辱之义否。总之臣民有罪，罪在朕躬，朕为此言，并非追既往之愆尤，实欲儆将来之玩泄，近二十年来。每有一次衅端。必申一番诤诫，卧薪尝胆，徒托空言，理财自强，几成习套，事过之后。循情面如故、用私人如故、敷衍公事如故、欺饰朝廷如故，大小臣工。清夜自思。即无拳匪之变，我中国能自强耶？夫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搆此奇变，益贫益弱，不待智者而知。尔诸臣受国厚恩，当于屯险之中，竭其忠贞之力，综核财赋，固宜亟偿洋款，仍当深恤民难，保荐人才，不当



专取才华。而当内观心术，其大要无过去私心，破积习两言。大臣不存私心。则用人必公，破除积习，则办事著实，惟公与实，乃理财治兵之根本，亦即天心国脉之转机，应即遵照初十日谕旨。妥速议奏，实力举行，此则中外各大臣所当国尔忘家，正己率属者也。朕受皇太后鞠劳训养，垂三十年，一旦颠危至此，仰思宗庙之震惊，北望京师之残毁，士大夫之流离者数千家，兵民之死伤者数十万。自责不暇，何忍责人？所以谆谆诰谕者，则以振作之与因循，为兴替所由判，切实之与敷衍，即强弱所由分，固邦交、保疆土、举贤才、开言路、已屡次剴切申谕，中外各大臣其各懍遵训诰，激发忠忱，深念殷忧启圣之言，勿忘尽瘁鞠躬之谊，朕与皇太后有厚望焉。将此通谕知之。

此诏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降，即太后承认列强要素和议条款大概情形之时也。自此时起，至西历6月，太后常在恐惧之中，行在既不能如宫中之安适，荣禄及南方诸督。又时进劝谏之言，太后极望仍有回京之一日，且急不能耐焉。此时尚有一极难之事，即大阿哥之处置是也。太后知拳党首领之子，



一日居皇嗣之位，即一日不能全列强之友谊，且大阿哥既为将来之皇帝，必不能使其父长留于戍所，而端王之赦回，又列强之所必不许也。然大阿哥已正式立为继承皇位之人，此国之大事，不能轻于易置，已极费踌躇。大阿哥品行极劣，太后虽立之，亦甚以为悔，彼常于人前现鄙野之状，使太后抱愧无颜，盖不止一次矣。即在太后前，亦不循规矩，任意而行。毫不自知其身分，以此太后决意去之而不惜。下谕言其父端王作事，陷国家于危险之域，得罪于列祖列宗，永不能洗。太后因欲留己及大阿哥之体面，乃言际此时势。大阿哥不能继承大宝，曾稟请太后收回成命，已允其请，大阿哥既废。太后欲使之与宫廷永绝关系，乃赐以最低之公爵，岁时礼节，一概免去。太后意谓如此处置，足为决绝废弃之证。于是此嗣子遂一蹶不能复升，盖彼所得者，乃一最低之勋爵，既无职任，亦无薪俸，遂终身为一穷乏之人矣。今日北京南城污秽之地，常见其踪迹，既醉且污以赌博为生涯。其特著者，仅人物漂亮，及大言荒唐而已。如此之人若非命运不佳，及列强反对之故，今日已为中国南面之主矣。太后既废大阿哥，又传谕承嗣同治皇帝一事，暂时搁置，俟有相当之人，再定。据上所言。太后蒙尘于外，深悔前事，希望重入北京，恢复旧状。但北京一地，前



事过去未久，太后深知外人不能遽忘也。1901 年之 6 月即光绪二十七年，和议条款告成。至 9 月 7 号，各外交代表正式签字，此纸上条文，又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。当此时，太后悔恨之余，又杂疑惧之心。回銮之时，（1901 年 10 月 20 号至 1902 年正月 6 号光绪二十七年及二十八年）思以恩荣术数，笼络外人。至于京中官僚，见和局已成，危险已过，遂以为复睹太平。立忘前此畏惧之心，故态复萌。一切卑鄙嬉乐之象，又如往日矣。从各方面，皆可察见此等现象，至后来修理工约之时，尤为显见，足以证明吾人之定评。此定评乃数年前一在北京之英国代表所指出者，其言曰：“此类人毫不讲情理，若恐惧之。则事事屈服矣”。今述一事，可见中国官场骄傲之情形，即中国特派谢罪大臣至德时之事也，其特派员为皇帝之弟醇亲王，因此一事中德邦交，几致决裂。盖当时议和第一款即载明中国派醇亲王至柏林，以表对于前杀德使克林德之歉忱。1901 年 7 月 12 号，即光绪二十七年，醇亲王自北京启程，奉命致中国政府不安之意于德皇，及至柏林，德皇所拟关于此举之礼节，醇王以为与所得之训示不符，德政府迟疑多日，卒以迫于中国向来外交拖延忍耐之手段，而让步焉。下所录之电报，乃醇王在德国。于 9 月 26 号致与议和全权大



臣庆亲王及李鸿章者也。

前接嘯枢电，相机因应，并示折中，仰见周密，欣有遵依。十四德皇停止礼节后，遣来朝车提督礼官俱未撤回。察其动静。似有挽回之机，因与荫昌李希德等再四筹维命荫昌用德文信致赓音泰，婉商外部。以跪礼我国万难应允，于德既无所取，更与两国体面大有相关。作为出自洋意，恳请德皇宽免，一面又与驻巴在尔艾领事面商，或将此意由洋备函，径达外部，托其先为代通消息，后于十八晚面命吕使赶回德京，设法接办。十九吕回后。接嘯电，亦即转电吕，命其照示。再与外部切商，旋于廿申据艾领事来称，顷得外部电，命询王爷何时起身，以速为宜，我皇必见，跪礼已免，递书只带荫昌一人。余在别殿伺候等语。当晚复接吕回电云，德皇六号出巡，现据外部大司员云，王爷前来，德皇必见，事有转机云云。据以上各情事已挽回。但为时甚迫，洋未敢稍涉拘泥，赶即于十一钟时令该国来接各官备车前往，二十一二三时到坡思丹，德皇又遣朝车并头等提督接洋等均至旧皇宫居住，供应优渥，随商定次日进见，并送故德后花圈礼节。二十二已刻



亲至故德后墓如礼，十二时复遣朝车提督迎至新行宫，沅随带荫昌进见内殿，递书宣读颂词，张冀六人在外殿侍立，礼成，德皇遣马队送归旧行宫，两时德皇亲来答拜，意极殷勤。坐谈良久，并命备舟车游览哈芳湖孔雀岛。二十三早看操，午后仍至新行宫进见，德皇并留多在柏林居住。看各厂院，又面属前赴丹西，会晤亨利亲王，看其水师，沅未便拂命，现拟见德后后。即赴柏林，另住客寓。所有一切。均赖国家鸿福，俱臻妥协，堪慰宸念，祈代奏。

太后见醇王此行之结果。甚为嘉奖。在中国政府眼光中，以为得外交之胜利。若外交之胜利，中国得之甚易者，实则此仅表面虚荣，实际上已大失败也。因中国行事野蛮，杀德之钦使，醇王此行，乃为谢罪面往者。然观上录之电文，似与此行之目的不合。今北京外交团中，群谓监国摄政王自德国归，所得之知识不少。当此时。王之两弟游历各国，学习海陆军，其意以为中国第一要政，唯在重建海陆军。各文明国皆待以亲贵之礼，甚为隆重，然真知北京政府之内情者，则视此等游历之举，直类戏剧而已。不过以其地位之故，得人民一时尊崇之虚荣，岂真心改革者哉。



第二十三章

两宫回銮



太后之心志，自出京后，以至在西安行在之时，至为不定，非如往日之决断。其情颇如拳匪乱时，变幻莫测之景象，此其故半由太后春秋渐高，半由迷信星士等荒唐之辞，凡事至危急时，太后颇信此等不经之言。余于他处已曾言及，太后于此等荒唐之辞，甚易感动，其言时有势力，于由西安回京时一路之小事尤甚。当其时，荣禄在行在，李鸿章在北京，固请太后回銮，太后允之。太后始甚疑惧，观于命由太原速往西安可见，直至和议条款大定，拳党首领之罪皆定，疑惧之心始已。李鸿章自拳乱之始，即以为政府助乱党攻使馆，实至愚大谬。以此伟人具此心理，因其势力，遂使太后心中亦渐知前此政策之背谬愚拙。故于拳乱亟时，见联军之来中国者，无论拳匪官军，皆不能敌，遂立即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，并谕其由广东速



即北上。(1900年7月21号)以此时亟需明悉外事之大员也,太后甚至命其由上海至天津,可借一俄轮而行,李鸿章覆奏由袁世凯转呈,其外面词句,似甚恭顺,而内中所含之意,则言此次之祸实太后之过也。电中有云:

“仰蒙倚任优隆,曷胜感悚,惟念前在北洋二十余年,经营诸务,粗有就绪,今一旦败坏,扫地尽矣,奉命于危难之中,深惧无可措手,万难再当巨任。”

并言上海无俄国轮船,现在战事未止,彼国即有船,亦必不借,其后则请恕不能速行之罪,言英国使臣曾请彼。须俟外交使臣平安送至天津后,始可动身,不知现在能安送外使至津否?又言俟体气稍复,即由陆北上云云。太后朱批。仅两三语,其辞如下:“李鸿章电悉,现在事机甚紧,著仍遵前旨迅速北来,毋再藉延”。李鸿章虽得有此等特电,然仍留上海不即发,彼早有成竹在胸。外面似有事办,实则欲观围攻使馆之究竟也。李在上海时,《泰晤士》报馆访员曾于7月23号往见之,李言若非太后深知前此之失计,改变政策,以待盛怒之列强,则不即北上就职,至7月之末,闻太后欲出京。遂加紧递上一奏,此奏极有名,请朝廷推诚布公,速即改变政策。此奏到京,尚在太后出京之前,览之可以见李鸿章之为人,且尤见



其勇敢有识。彼二十年来，为中国著名之人物，得环球之称颂者，非幸致也。其奏略曰：

“自古制夷之法，莫如洞悉虏情、衡量彼己。自道光中叶以来，外患渐深，至于今日，危迫极矣。咸丰十年，英法联军入都，毁圆明园，文宗出走，崩于热河，后世子孙固当永记于心，不忘报复，凡我臣民，亦宜同怀敌忾者也。自此以后，法并安南，日攘朝鲜，属地渐失，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，德占胶州、俄占旅顺大连、英占威海九龙、法占广湾，奇辱极耻，岂堪忍受。臣受朝廷厚恩，若能于垂暮之年。得睹我国战胜列强，一雪前耻，其为快乐，夫何待言。不幸旷观时势，唯见忧患之日深，积弱之军。实不堪战，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，恐数千年文物之邦。从此已矣，以卵敌石。岂能幸免，即以近事言之，聚数万之兵。以攻天津租界，洋兵之为守者。不过二三千人，然十日以来。外兵之伤亡者仅数百人，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，又以京中之事言之，使馆非设防之地，公使非主兵之人，而董军围攻已及一月，死伤数千，曾不能克。现八国联军，已将来华，携带大炮无算，不知中国何以御之，但有十



万洋兵，即得京师易如反掌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往热河，而今日尚无胜保其人，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，若俟至彼时，乃欲议和，恐今日之势且非甲午之比。盖其时日本之伊藤。犹愿接待中国议和之使，若今日任用拳匪。围攻使馆，犯列强之众怒，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之中。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？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，臣思及此，深为寒心。若圣明在上，如拳匪之妖术，早已剿灭无遗，岂任其披猖为祸，一至于此。历览前史，汉之亡，非以张角黄巾乎，宋之削，非以信任妖匪。倚以御敌乎。臣年已八十，死期将至，受四朝之厚恩，若知其危而不言，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，故敢贡其贲直，请皇太后皇上。立将妖人正法，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，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大营，臣奉谕速即北上，虽病体支离，仍力疾冒暑颺行，但臣读寄谕。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，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，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，不胜忧虑。臣现无一兵一饷，若冒昧北上，唯死于乱兵妖民，而于国毫无所益，故臣仍驻上海，拟先筹一卫队，措足饷项，并探察列强情形，随机应付，一俟办有头绪，即当兼程北上云云。



此直言劝谏之奏。太后览之，自不能无动于中。8月12号及13号，在怀来所下之上谕，乃首次通谕国中，明言此后取调和政策，以为日后回銮之本，且太后尤有先见之明，早知联军中有互相猜忌之意，且不免有争端，回銮一举，固易成功也。8月19号之上谕，言拳匪之攻使馆，全由教民与非教民平日积仇，以致此乱。又言列强之进兵，意在剿灭拳匪，固无疑义，然有时颇唱侵伐之说，不顾友谊，殊可悲伤。又言中国政府于乱亟时，费尽苦心，设尽方法，以保在京外人之生命财产，而列强不谅，所以酬答吾之好意者如此，殊非始料所及也。中国政府，每轻信无稽之言，故有此谕，若非外交团由往日之阅历，深知中国之内情者，殊不信此等言词乃出于聪明智慧之太后也，然此谕亦非尽不合，盖同时俄政府亦有同类之文书。为中国政府宽恕，一如太后之言焉。前谕之末，命荣禄、徐桐、崇绮等留京为议和大臣。但太后言与外国军官交涉，彼挟其战胜之威，自难和衷协议，可酌量或径电各国外部，或与上海总领事商议，庶有和平之望也。太后为一最聪明之人，知北京一地。此时难开谈判，苟径电各国外部，或上海领事，自然较易遮饰，不比北京之外人，初从虎口逃出者也。第二日又下一谕，辞意大为不同，朝廷自认错误，以动人民之怜悯，



亦寓以劝勉之意。谕中有云：“涤虑洗心，匡予不逮，朕虽不德，庶几不远而复，天心之悔祸可期矣。”观其全文，极为诚恳。自认国中所受之祸害，皆朝廷不善处置之过。又训示百官，言：“乱事发生之源，皆由内外百官酣嬉怠惰，不知振作，此等锢习，速宜除拔”。谕中自述朝廷之责任，有云“知人不明，皆朕一人之罪，小民何辜？遭此涂炭朕尚何所弛其责备耶，朕为天下之主，不能为民捍患，即身殉社稷，亦复何所顾惜。敬念圣母春秋已高。岂敢有亏孝养云云。”于是改革政策之旨，已明谕天下。又召京外官员即来行在，以便速举改革之政。又奖谢长江一带督抚维持东南，谨守条约之善。至于教民则重申保护之约，谕中又时述及庆王等所奏议和之情形，列强之态度，足达和平之望。西历9月初旬。各省督抚联名上奏。请两宫回銮，苟当时联军有以暴虐手段抵抗太后者，则必不能有此等之请求也。当时关于都城之事。议论甚多，时起争执，各省督抚联名上一封奏，由袁世凯起草，致之刘坤一。刘坤一转电各省，奏中言：“拳党诸人之罪，其祸中于国家甚酷，今幸和议已开，困难已过，亟宜宣布回銮，以定人心”。又言：“臣等闻朝廷由太原往西安，实深悲痛云云…”今录其奏如下：“刘坤一等奏。窃自拳匪肇乱，搆衅列邦，京师相继